劉孟塗集

桐城劉　開方來

桐城劉氏支譜序略

先高祖紫峯先生旣重修劉氏支譜其元孫開乃復統其世系而爲之序曰昔太史公作自序稱述前世班固因之作敘傳自是以降譔史者莫不自述其先夫遷爲私記之書固宜詳祖德矣班氏奉詔爲漢書以一人家事託名國史之後而君子莫之議者誠以表揚先德乃孝子慈孫追遠之至意故論者但原其仁未忍卽繩以議也故周公咏歌文武之烈詩書載之賢哲取法莫之易焉陸機潘岳詞人耳猶能闡家風陳世德況敦本之君子乎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賢者之從事由來尙矣其次則論述先世之美使天下知其遺澤亦孝思之不容

已者也夫自歐蘇以前百族之譜皆領於官鮮有專書以私紀家世自歐陽永叔作世譜蘇明允作族譜後世宗之家各有牒歷年既久族鉅人繇多者萬餘人少者亦踰千人譜系不勝其繁觀者難遽遍子孫且有不能識明先系者矣他人何論焉於是書愈富而人愈忘事已詳而迹反晦開因紀先世乃爲文以敘其略俾後人得要領焉

唯我劉氏之得姓源於三代其祖陶唐時事言劉累然其詳不可得聞以舊譜次之其始斷自定公定公名晃佐周[illegible]王伐秦八世而至漢齊王肥肥高帝庶子也肥生朱虛侯章封城陽王子恭襲爵恭子福封渤海侯福子寬寬子眞子帛皆受侯封帛生質質生稷稷之子爲屈釐公屈釐公初爲瑯玡挍尉後登臺輔生子元元生蔭蔭生振振生疇疇仕魏至紫金光祿大夫疇

生毅毅生琨琨生純嘏純嘏生惔惔字眞長爲丹陽尹以通識
雅度見重東晉與簡文帝爲道義交當是時大司馬桓溫方以
克蜀功爲人望所屬朝庭畀以荆州刺史任上游重鎭惔力言
溫不可使居形勢之地後卒如其言士論偉之惔之子爲鷟鷟
之後曰元曰器資曰登曰裕仁曰遜基曰穆曰實曰嬰曰德威
歷仕齊梁陳隋或爲羽林郎或爲左相或爲平陽太守或爲荆
襄刺史或爲鎭江將軍或爲東郡太守自鷟至於德威公蓋已
十世自德威至巨容公又歷九世自巨容至汾公僅一世而本
支繁衍遍於天下劉氏之盛著於此矣德威公初爲揚州刺史
遷大理寺官至丞相德威公生曜曜爲幽州節度使曜生概概
生砥砥生高高爲潞州參軍高生友文爲都官員外郎友文生
材中爲渭縣尉材中生近仁近仁生隆道隆道生巨容當唐敬

宗時巨容公爲臨河縣尉以破黃巢功授南京節度使生子三長曰汾次迥次迪汾字伯臨以兵部員外郎助父破黃巢爲信州團練使遷牛衛將軍太尉中書令尙書右僕射配九室生子十四於是孫曾雲起分處別州世之言族望者多祖汾公汾公之諸子各爲大宗皆以漢爲行曰漢興曰漢廣曰漢彬其母鄭氏曰漢昇曰漢瑞曰漢平其母鮑氏曰漢從曰漢英其母宗氏曰漢明曰漢喬其母張氏其自李氏出者爲漢宗自武出者爲漢臣自王出者爲漢寧自馬出者爲漢勝漢勝公爲汾公第九子仕至州長生五子長義榮次義傳次義廣次義宗又次義江葢汾公葬信州弋陽縣之旗鼓嶺至漢勝公始由弋陽遷鄱陽縣之淸塘後十世乃遷徽州婺源又二世乃遷桐矣義榮公旣葬芝山生仁徹仁徽爲大理評事仁徽生大顯大顯生用恒用

恒生省三省三公名定以皇祐五年廷試第一官吏部侍郎侍郎之子三人有乙二有乙三有乙六自乙二公以下皆以數爲字其名莫可考焉乙二公之後曰五十曰七六曰衡四今桐城陳家洲始祖伯二公則乙三公之元孫也衡四公之後爲廿四爲九十爲重三自廿四公遷婺源未久而其孫重三公名克讓官安慶教授愛桐城麻山之勝遂卜居焉於是命長子鏞回公歸婺源以奉宗祀命次子源子瑩居桐城以隨杖履命少子信分居懷寧以廣支派瑩中永樂癸未進士官侍御學子璽復中正統辛酉鄉試一名父子開桐城科甲之先聲璽孫采嘉靖戊午舉人采子應昌萬歷庚子進士其後裔徙居姥山世爲姥山劉氏自重三公長子歸婺源而次子源於桐城爲長號思湧公源生新新生受受爲新周公既仕鄜州有聲矣新周公之後賢

才接出世揚耿光有若玉明有若文相有若昭次有若咸仰有若皖蘭厥■素薄豊以文章皖蘭公生芳軌芳軌生世俊世傑世傑以武功官哈哈番籍隸漢軍世俊生元勲元勲字長人當明末時史公可法巡撫安徽長人公以才畧見知參謀軍事公旣在軍有嚴有翼佐平賊亂辭不受職明亡再徵身隱不出長人公之子名大猷大猷生中英中英生拔拔生庭灌庭灌生應臺應臺生開開爲兒時即聞先祖浣溪先生道先人事甚悉且曰吾宗遷桐者遭明季之亂譜牒燬於兵火天下旣定長人公篹念宗系訪求舊譜得梓溪同宗小遜者以歸而遷桐以前之世系乃始可譜至先祖紫峯公又補其闕遺正其條例迄今踰四十年余欲更修之而力未果夫非有勤於前而惰於後子孫之責也祖宗有譜而人不知不孝之大者也吾老且病矣汝從

能成立其毋忘先人之志小子不敏幼貧失學長游四方客於諸侯十餘年始歸取先高祖所修之譜及先祖所欲續未成者删繁補要以成一書又以遷桐前之世系乃長人公身冒危難殫精瘁力以求得者而先高祖之苦心實於是寓焉故備舉其畧以著於篇使後之讀者知先人所以用心而於敬宗追遠之道庶幾其有補云

劉氏支譜後序

開述先人事畧既備列遷桐以前其重三公後之世系行事載而未詳於是問仰稽前緒俯感今遇統觀上下盛衰之迹彼此離合之時文行稱譽之美紀之以事核之以實無可証者慎而不登燕不敢不慎也夫子孫之於先人也有所疑不敢不闕所以昭敬也有所知不敢不詳所以昭誠也夫劉氏之顯於前世

久矣由定公以至巨容公四十有七世若齊王肥朱虛及眞長公國史得而詳之由巨容公以至重三公十有五世若汾公省三公國史載之餘則家乘詳之由重三公以至於今十有八世若長人公及先高祖家乘詳之若先曾祖及先君子去今甚近也然而家乘不得悉詳者以譜未續修實迹多缺先祖浣溪先生有志於斯而其業未就以命小子小子不揣謹依舊事記遷桐以來始末夫重三公生於婺州官於安慶徙於桐城梓溪之支派也思溯公居於麻山耕於大劉庄卒於周婆崗孔鎮之嫡系也思溯公爲重三公次子名源弟瑩官監察御史家旣隆矣思溯公自奉樸素守先人之教生子新新爲跂遠公跂遠公生新周公爲鄜州吏目有子曰玉明公玉明公諱倫爲明景泰間諸生生子五人長文相次文舉今之世居孔鎮者文相公裔也

其仍居麻山者文舉公裔也文相公諱宰性超逸善詩好遊山水其從弟燕及公中萬歷甲辰進士仕豫楚間有德政民廟祀之文相公生昭次公昭次公之後爲咸伸公待聘則皖蘭公自昭次公至皖蘭公三世皆爲諸生有文譽皖蘭公以榮祿之不可倖致也盛名之不可妄居也道義不可虛而動履不可苟也乃敦實行攻經術皖蘭公之文成集其所著易經講義大司寇錢公如京服其巨識逢人稱之然公氣性簡傲司寇欲一見不得皖蘭公之子爲思誠公思誠公諱芳軌事父純孝幼爲塾師距父館十餘里每晨必親問省不知奔走勞其先意承志以悅親者未有恒則而要必歸之以道子泗來公使侍祖左右嘗誡之曰讀書枝葉也敬祖根本也思誠公授徒孔城因家焉夫孔城亦桐邑之一鎮也地四達人物蕃明亡燬於流寇至思誠公

之孫長人公出而其地復盛焉思誠公旣遷孔城其子泗來公遂定居之泗來公諱世俊自幼學博行孝當萬歷丙午巡按宋公燾兼攝學政閱試卷奇其才已取定招覆矣公以父病星夜急歸不應覆試閱者歎之自後公益肆力古文及詩其集膾炙人口死葬牛欄舖之山麓後學往來是路欽慕之者咸瞻拜焉泗來公有弟曰世傑爲泗式公

國初佐命以功官哈哈番入旗籍泗來公之子曰元勳是爲長人公長人公才兼文武少時旣以勇畧見知於安徽巡撫史公可法矣由是內參軍府出臨戎陣所在有功崇禎己卯春詔巡撫各舉將才史公以公應舉公以親老固辭是年史公以父喪歸巡撫鄭二陽强招公明年庚辰黃將軍得功擊賊過桐見公大奇之言於二陽請以餘賊之遁入英霍者使公佐剿公於是

率官軍入山殺賊奮勇獨先矢貫其長子不爲動卒以平賊功
爲巡撫奏授遊擊公以儒生居武職恥之棄不就且知二陽不
足共功名也公既歸里次年壬午史公起淮陽巡撫總督漕運
欲大用公特疏以薦牒知安撫促公赴命公時丁外艱不能赴
亦知時勢之無能爲也後二年甲申賊陷京師
國朝定鼎巡撫兩徵公不起遂隱居孔城以詩書教子弟娶光
恭人給事中時亨之姪女也長子扶上次夫璣次汝定遠定遠
公諱大猷爲同里名儒方補齋先生之婿當遊藝社起桐城鉅
公名士及吉水李宗伯振裕共推方先生爲祭酒先生以博學
篤行重於遠近稱定遠公之學品以女妻焉節孝方太孺人
也定遠公少以聖賢自期造次必依禮法有絕人之勇而不欲
以力聞其行孚於衆孝親而恭兄敬師而信友哀孤寡恤困窮

爲邑增生三十有八歲而卒能自知死期定遠公有三子長紫峯次以綏次漢竹紫峯公諱中英字叔寬是爲先高祖先高祖殫心古學理數析天人之精其生平所友善者里中則胡司業襲衆王郎中洛周進士大璋其居江寧操選時所共事者則田公實發李公岱雲先高祖爲諸生數十年以定遠公早卒懼先業之墜未敢一日忘祖訓於是修宗譜創支祠立祭田保墳墓所以延世澤而垂久遠者其功甚鉅曾祖名拔字彙征爲邑庠生爲元不售性慈祥好施與有求必應困人負而焚券者不計其數以是家益落接人和易終其身未見忿然錢和敦仁以至先祖先祖少習祖訓學藝於周汝和先生問經於姚南青太史問詩法於家海峯學博先祖嘗從問以梅花百律見賞於邑令倪公庭模於是江右李五鳳孝廉千里來訪從數年又以試文

受知於朱竹君學使學使既試畢召先祖至謂曰子之文典雅極矣而詩尤工妙行方綠山先生風韻親為誦諷久之且以卷示諸博士夫學使以文章名天下而知愛先祖如此先祖既隱居養親無意仕進晚遂於易學姚惜抱夫子嘗稱之先祖享年七十有二生先伯雲臺上臺及先君子先君子諱應臺於行為三繼祖妣生叔天祿先君子少好學性至孝溫恭友悌秉心仁愛不敢存一念利己不忍以一事損物不欲以一言傷人當時或笑其迂先君子生二十五年而卒不獲盡其所學不肖開生半歲而孤母氏吳孺人嘗舉先君子之行以教開曰汝父為人謙退敬慎於橫逆之來則恬然以受嘗曰富貴人之所願也吾非不欲之也不敢有過望也貧賤人之所惡也吾亦非樂受也不敢有怨也或事有拂意則強自慰曰此天之所以嘗試我也

閒稍適意則喜且懼曰此已過分何能堪也是以生平無疾聲無厲色無不平之意此汝父所以異於時賢也夫學不能變化氣質不足以進道汝性剛急宜以乃父爲法開心志已久嘗自克不能流涕悔恨而自責曰余過多矣其何以副母氏之言自先君見背開育於外家七歲而始知學十歲而先祖命歸讀書誦經傳及先賢遺言十二學爲詩古文辭年十有四謬爲先達姚姬傳先生所知稱爲國士十有八歲遊安豐歷汝潁下金陵二十而至豫章登廬山之巔信宿鹿洞汎舟鄱湖之涯二十有五上大別涉漢南窮粵嶺而歸二十有八由江淮歷齊魯躡岱宗北抵京師仰

皇居之壯西過邯鄲望太行渡漳水馳驟大梁之郊三十遊吳越謁禹陵俯休西湖觀書於文瀾閣三十有一東窺滄海履落

伽眺大洋極水天之勝於是以黃山僻在一隅乃由黟歙陟遵
花峯縱觀鼇海出新安江過釣臺入太湖覽東西洞庭探林屋
洞遍交天下賢士大夫倦遊乃歸是時先祖浣溪公歿十餘年
矣開自慚陋劣不能光顯其先而祖系之傳先大父付託之重
遲之久而未屬草恐無以仰承遺訓乃總括遷桐以下本支傍
系別其異同紀其美誌以重三公爲首

唯重三公澥志軒冕肆情邱壑垂範後昆孝弟禮樂士人慕義
載飢載渴是爲遷桐一世

唯思湧公之弟顯矣家方鼎盛而思湧公性愛隴畝不敢離先
人之居以耕以讀仁義爲廬是爲遷桐二世

跂遠公之從昆弟五人同產三人各愛徙居公守舊啟新爲祖
之祏是爲遷桐三世

唯新周公作宦秦中守介樂翁修二賢祠敦愛士民葉谷之水鄜州之山公乃流連於其間長揖而歸泉石幽閒厥支有八未能悉詳謹以所知著於簡端列遷桐四世系表

文以琴瑟澤以書詩不有玉明何以啟後嗣厥行有十其派各岐列遷桐五世系表

唯我文相公以風雅之才有山水之契天性友愛篤於昆弟積和生祥厥子顯興列遷桐六世系表

學誠優奐時則未遂唯昭次公文冠庠序其同支散徙所可譜者十有六人列遷桐七世系表

生而敏悟幼而能文長而倜儻老以德稱唯成仰公鬥於諸生其同支可譜者得三十六人列遷桐八世系表

自玉明公以下累世有聲皖南公復起振之名聞公卿講易獨

山動循禮經死以易殉悲哉此心列皖關公冠九世系表
夫行者所以驗德也唯思誠公之孝德本於性生感於異類字
於神明當授徒時夜坐弗寧恐親有病秉燭山行衆以虎言公
行弗聽路遇猛虎伏焉不驚叱之至再虎遂潛形燭滅弗懼行
至館庭父已無語涕泣送終至誠相感匪神之靈列思誠公冠
十世系表
孝有世傳泗來繼之幼試於皖學政取之親病遽歸召則辭之
行心所安人誰繼之作爲文章遠近則之列泗來公冠十一世
系表
明既失政盜賊紛起長人公以沉毅之識施幹濟之才智能知
兵勇能殺賊在明季爲奇人在
國朝爲節士天下既平乃伏身田里於是公年始三旬結廬於

兵火之後洽產通商從而居者五百餘家使孔城爲巨鎭其才畧有似乎范蠡列公於長卿公後爲十二世系表

前以武顯後以文奇唯我定遠公之挺生也靜則方矩動則圓規束身名教禮義是持技則無敵識可前知列公於天儀公後爲十三世系表

能積微成鉅積暫成久由近至遠日累而行功使危而復安衰而復盛此唯先高祖紫峯公優爲之也列公於順塑公後爲十四世系表

奉上克愼馭下以寬年踰六旬猶能跪受親杖起敬起孝父母旣歿能推親愛友於其弟甘受侮不辭此先曾祖之行也列而書之續十五世系表

非禮不視非義不言非古人文辭不學此先祖之行也列而書

之續十六世系表

生也人述其行死也人亟其德其言也可味其志也可思非先君子不能列而舊之續十七世系表

唯我累世祖德尚矣而能綿宗祀於詩書禮教益內助之賢有不可沒焉自重三公娶妣盧氏吳氏思洞公娶於程跋遠公娶於謝新周公亦娶於程玉明公文相公皆娶於王由是七世祖妣高氏八世祖妣張氏九世沈十世黃十一世程皆各有善可述然世遠事軼詳略互見不能悉備至十二世祖妣光太君全節於喪亂之中立德於創家之始十三世祖妣方太君以節孝

上邀

旌典流光奕葉於是先高祖妣吳氏克昭慈儉先曾祖妣戴氏克懋純德先祖妣王氏于氏克顯才行我母苦節三十餘年訓

不肖開如一日奉上孝御下慈處事敬故幼則女誡是嫻長則
婦德是修老則母儀是式故稱劉氏之內教者良有自焉自先
君早喪先伯繼亡我母矢志於零丁困苦之時撫開以至成立
事亡如事存用能繼奕葉之規隆家聲於弗替合戚里以節行
請於有司申於大府將表於朝廷衆稱頌之矣而我母猶以不
及先曾祖妣爲憾小子開序述前徽不敢緩矣作歷代先妣系
表兼載我母請旌事實附於十七世事後

唯小子之生上距重三公之遷桐幾五百年歷世十八唯重三
公仕爲學正有恩德於皖其遷桐也命長子錦向公歸籍婺源
不忘本也命幼子宇缶公寄籍皖城以民愛戴之也自重三公
居桐後其子仲璃公數世顯於科名恩溥公至新同公三世皆
有隱德玉明公至皖蘭公五世以文稱恩誠公至泗來公再世

以孝著泗式公以軍功貴顯京師至長人公則經濟功業志節
罔不兼美抗迹古人光昭史策矣長人公既有勞於國有惠於
鄉紫峯公復有功於先有利於後自定遠公以至先祖四世以
學行知名獨先君早卒其詳人莫得聞而所傳言行梗概較之
古仁人君子用心實有合焉不肖開行薄才弱過爲海內君子
所推而撥厥實修內返之心猶不及先君子之萬一惜身未通
顯無以表揚先德負母氏之教虧先祖所望咎彌甚焉夫劉氏
自思湧公後世居麻山孔鎮其遷居城內者自仲璘公其遷邑
之東者自跂遠公之弟受一公遷邑之西興南者自五世玉明
公玉鎮公遷樅陽及黃連渡者自六世文炳公文蔚公其遷於
他邑懷寧則富三公舒城則貴四公廬江則盛周公遷懷寧舒
城者自三世往遷廬江者自四世往而仲璘公之後四傳而勝

高公遷劉氏嶠燕及公以降數傳而居姥山其他後裔奔散無可考者不可勝道而居麻山孔鎮者猶得延先澤於鼎革之際得譜系於兵亂之後網遺軼於散失之餘千百年來事迹曆不條貫而他支之昌熾者或未能焉不可謂非先人追遠之力祖宗庇佑之所及矣夫重三公以前劉氏之立名稱者有朱虛侯之忠勲眞長公之識量敬容公汾公之武功省三公之文雅然爵則王侯仕至將相故史得紀其實自重三公而下官不能顯遠達矣而或不在本籍然循吏孝子文人高士節婦賢媛以及奇才偉略累世不絕而史旣失載家譜又略先人有知謂後嗣何余之備述前世所以仰繼先志遠私衷之誠以推及遐遠而播於無窮也而謂文字之細遂可以闡揚世德抑末矣夫孝終於立身先王之所重而夫子所以教裔胤雖不能竊有志焉於

是條列始末以著於篇俾後之覽者愓然有所矜式並知開阜
負微長濫竊虛譽而困於貧賤妄希古哲不能如當時得志君
子之顯親揚名者乃已之不才非祖德有不逮也嘉慶庚辰年
八月日十八世孫開謹記

桐城劉　開方來

自樂亭記

築一亭於園之南高不及樓廣能容席深無重戸敞可延日河水流焉而逕其前書室翳焉而峙其後柴扉啓焉而豁其左叢竹茂焉而隱其右是多禽鳥朝則飛而鳴也夕則聚以棲也是宜賓客卜晝以雲卜夜以月有桂焉見之使人味夫德馨有松焉見之使人慕夫高節其中唯貯書千卷是多佳日主人於是讀書其間俯而思仰而窺靜有悟動有得興至乃歌是於盛夏尤宜可以滌煩慮可以避炎暵涼風旣來衆籟以吹是惟良友可以共此有酒孰御有弦孰揮思我君子德音無遠願言同樂以解渴饑於是天地萬物吾心可羅而有也而吾力不能有之

吾身不能致而有也而斯亭有之於是入書室出柴扉望河水之浩蕩見叢竹之猗微坐此亭而聽禽鳥晏賓客娛佳日消盛夏無往不可以自怡無得無失無是無非唯古人是歸或曰是亭也以其可以適性故樂在於斯以其欲與友共故有而不私然友之樂卽吾之樂也遂以自樂名之

頤園序

學使胡書農先生旣以孝作忠令名顯親矣庚辰春迎養太夫人於姑孰使署署東有園牓曰嘉樹軒爲秦端崖學使奉母之地園有亭池竹木之勝於是太夫人年八旬矣稱觴是園卽名園曰頤益以表奉養之盛事樂後先之幷美而誌中心愛日之誠也公旣使諸生各爲詩文復以是屬開開竊惟頤之取義於養蓋人皆知而君子所謂養者與衆不同孟子論事親而以守

身爲大詩言孝而不匱而歸重於錫類公之高才博識立身行
己旣無愧孟子之所謂事親而又矜惜人才培養善類拳拳以
經術文章造士爲
國家致得人之盛詩之所稱錫類者殆無以過卽彖傳言養賢
及民亦不外作人之化頤之時義莫大乎是矣且頤上九曰由
頤又曰利涉大川言上有剛明之才天下皆由之以得其養故
可以利濟有功也公以通儒受
當宁之知秉風化之權將見推孝養之道加惠天下使人各得
所養以成利濟之功則由頤之美公庶幾其克任之而斯園之
取義於養是乃君子以道尊親養正則吉之事豈徒爲一家之
慶一時之榮哉抑聞之頤之爲卦下動上止在上者安靜無
爲在下者服勞動作以下奉上於孝子養親之義葢有取焉而

說者曰頤之象艮上震下震爲長子子之事親養爲先艮爲山山靜而久有壽考之象艮爲小石爲徑路爲果蓏有邱園之象賁上卦艮故曰賁於邱園其明驗也以頤名園於經義適合君子之言必宗經其不苟也如此夫說者又曰記有之百年曰期頤孝子愛日之心有加無已太夫人旣享高年必臻期頤之慶公之取名曰頤抑或以此也與然則頤園之稱一言而衆善咸備非獨誌孝養之盛事上追美於端崖已也開見公隆忠孝之懷踐顯揚之實故敢舉君子之所謂養者以進幷考之於易參之於禮繼之以詩人孟子以爲唯公可以擬此至亭池竹木之盛擅美於姑孰使署爲詩賦者皆能歌詠之故不詳是爲序

游三疊泉記

匡廬之奇秀聞天下而三疊泉之奇以後出而獨擅其勝往者

余游此山探幽窮深經十日乃去自以為崖洞溪壑之瑰異卓名者皆已得之也而猶以未至三叠泉為憾今年夏坐筍輿入山先取道鹿洞行十里許覺無以異至山下正當五老峯背飛嵐濕翠遠撲襟袖含與徒行數折而上水草蒙密亂泉行石罅間更行數里許境已偪迫峽勢束水甚急怪石錯出怒相爭鳴右轉而上將抵谷口忽有一石屹立崖側驟聞泉聲洶沸如千軍萬馬並至者則已見玉川門而猶未能至其下也由石旁緣崖而入寬可容二三人出石數武地勢忽敞徑抵玉川門觀所謂殊態異狀者水自高浸淫而下勢不可遏石壁徑當其前豁然中開屹立如門高且百仞水出其中奔流下注於石激而噴灘皎若雪霜故其地名為玉川門云其下石益參差奇譎或偃或仰或正或欹或平如壇如案水從石縫寫出以趨於澗益自

石門以下其流已迅而又前遏大石不能遽行故盤旋而作異聲余坐石上良久乃行從石門右攀蘿涉險山形壁立覺無去徑更上隱隱見有石隙至則狹如曲洞宛轉可通人路而泉流不經其際俗以此為玉川門非也過此則與外隔絕別有異境矣其中開朗洞達若不在人世向左數轉草深不能辨路余奮力以登循澗而上其對山則屏風九疊丹崖萬仞連亘天半不斷余歎為鉅觀又行二三里路窮履石崎嶇不一方以為峻絕不可復前而三疊泉已至吾面而未之覺也蓋泉之下為潭潭之四圍皆紺壁擁蔽周如石城其前石壁之下有小石門非至其門望之雖幾有異而泉向不得見至則忻喜快目而水聲之勝怒響於頃刻此其所以異也石門之下皆潭水瀠注其內有巨石盤踞水上狀如龍蹲其外巨石遏潭水使不下溢皆可坐

以望瀑余俯身緣石門蛇行至潭內石上坐而迫視去泉不過二丈而飛瀑幾濺於衣矣泉之變態不一初若素練之垂至觸於石則巨者立碎如玉屑之飛如明珠之落如細雨之絲紛飛直下而一一可辨及其更觸於石則細泉交迸為一凷鳴雷振下流爭注於潭其聲若洪鐘之撞而戰鼓之發也三疊之狀若此而其旁亦有細流一縷直達夫潭而不盡三疊者此非深入其際久察其變不能知也余既取潭水煮茶飲之坐久覺石氣逼人陰森凍人毛髮從者趣歸既出小石門以門內皆水命從者各持石以壘門左旁幾一攔可入使後之游者得以盡覽焉時日已暮余循路下繞出玉川門猶徘徊不忍去而九疊屏風皆有雲擁其巔不可復辨如來時道中所見云從者謂余上至三疊泉其時陰雲忽開無微不出殆有天幸而余以為向者未

盡其奇今或匡君以崖洞溪壑之詭異莫名者盡使余得之而
不爲隱蔽也倘亦有意然邪因爲歎息者久之行十餘里復抵
白鹿洞宿

過岐嶺記

舒桐皆環山爲縣自桐入舒其道有三由城後往者曰五嶺由
東北往者曰北峽關由西北往者曰岐嶺五嶺之地崎嶇其徑
僻北峽關爲淮南江北之通衢其地喧怍嵯嶺高入雲表而路
斷關凡往來於舒霍者必取道於茲其勢便余以己卯仲冬過
此東及山半已盡川原之勝升高以望百里內外近若咫尺踰
嶺以西則舒城界山出諸嶺之右曰進花尖小龍峯之所依倚
也嶺之右曰劉氏寨元明紀家沖之所避亂也皆與岐嶺連峯
相接勢均力抗不爲稍下其餘諸山盡爲附塿爭若俯首聽命

山故有禁蠶石爲門甚狹而峻常有雲氣生於山巔雨露之所滋流泉之所瀉雖晴霽地亦濕焉夫斯嶺所以界舒桐也嶺以內山氣甚薄而嶺外之山其奔騰入舒邑者雲氣盤結經日不散何也意者吾邑發洩已盡而舒之人物尚未極盛天其或者蓄其氣以有待耶因記其嶺之形勝並所見如此

岐嶺看雲記

始吾以雲海之勝爲黃山獨擅也今吾至岐嶺而乃信天地之無盡藏焉余既登嶺巔東向而窺凡山川林壑之在吾邑者皆紛羅目下矣方過嶺西下忽有大湖盤亘山前白波萬頃蕩漾山谷徐而察之雲也蓋嶺以西山勢迤延而下或起或伏高者爲峯低者爲峽平者爲岡裂而爲溪澗豁而爲原野其由嶺以下之泉則流爲大川其嶺旁之山前行而交互於外者則圍如

城郭雲出其際彌漫四合十數里間盡成巨浸無有林麓高下之辨唯祟山之𡾊異者得露其半為一碧平鋪隨風飄動變態百出雖不及雲海之大要亦宇內之鉅觀也余因思天地之奇非一方所能盡矣凡深山大壑其雲氣盤聚必有殊形非臨至高之地觀之則無以見其異然則雲之成海固山氣之常彼貴山者特其顯焉者耳如岐嶺所見而人不知其名遂不傳者豈少也哉

西湯池記

溫泉世不常有有者或在帝都或在名山往往間千餘里一出而舒城以僻縣得二溫泉焉其在東者曰東湯泉在西者曰西湯池余過岐嶺由縣西而行固有湯池意甚悅之及至其地見其氣沸騰上蒸以手探之如沃湯然旁有浴室庇其上而無游

敝其泉下溢爲溝惜地近市廛衆人藉用浣濯蕩汚滌垢殊不可近夫同一物性以不在帝都名山無宮室亭牖以崇其觀無垣墻以界其址無花木以綴其勝無學士大夫游宴其間其美遂以不傳徒以供市人之用經其地者異其名試探之俱訝且喜嘆之輒不欲久留夫以當世所豔瓌者竟至不可久留然則天下之名勝其亦視所處之地乎是泉雖蒙不潔猶能爲貧者省薪火之費其日裨於民生者不細彼山川之所以蓄奇洩異固可無憾於此殆與降志辱身以救人者等與余既重泉之名嘉泉之性而悲泉之遇也爲之作記

游小龍尖記

小龍尖無所謂殊勝也其高不及西北諸峯以其聳然特起與衆山不相屬也而名之山鮮林木附其巔可以眺遠北有蓮花

尖丹壁直下流泉出其半激波噴雪勢若瀑布對山逼視淸氣襲人山之頂傳有神蒜或隱或現游者每未之見云其支麓行十餘里爲周鋪岡吾宗之祠宇在焉先二世祖之墳塋託焉夫是山之得名以其高且異也高則能興雲雨異則必有靈氣鬱於其間今吾宗卜壤於此未有以見其發祥安在爲山之靈且異耶然地顯晦靡常其精英或別有所洩不可以余之不才而厚誣山川也因爲記以志之山在縣北距城三十里

游寨山林記

入大甯岸行三十里許至寨山林寨山云者明季避兵之所也其高僅踰十仞而蜿蜒幽邃若不可測鹿草叢生土石混幷蒿低盤蔭互爲隱蔽尋綠帶天一望靡際自遠視之不覺有山也前臨大河縈回內抱渡河而進卽至山麓低岸蜿延自高趨下

斷而復起者五勢若連珠到此忽佳樹環四周深不見日曠衍內闢叢密外交語響不喧水流石靜涼風微至禽鳥欣然覺有塵外之意爲之流連者久之右轉而上則吾外舅倪氏之祖塋在焉其後山益高徑愈曲循覽既畢藉草而坐見江南大小諸山或立或卧忽拱忽揖層巒排青詰羅目下而小孤一峯娟嬛獨秀杳眇凝愁亦自雲際呈露余顧而樂之因歎古今陵谷之變雷池盡爲平陸鮑照書中所言之境今已十不存一而此山在曩時安知不騁奇炫異於雷池之濱爲往來登眺之所爭集耶夫人世有盛衰山川有顯晦其不得爲一方之名區而徒爲一家之私壤亦時爲之也然有美無不彰屏之爲避兵之地逸之於荒洲曠野之間而復得遇吾則又爲斯山之幸也因書其形勝大畧如此俾吾游者倪氏昆季穎符兆寬體中柳彩也

游九龍山記

九龍卽惠山也以其九峯叠起相並而立故號爲九龍九龍之高峯有三曰大茅曰中茅最高者曰三茅以茅公昔學道於此而大茅峯之麓有泉下瀉爲池者卽惠山泉也當惠山旁別起一峯若不與九龍相接者名曰錫山山勢稍低而氣走盤結下開城基山故有塔俗呼爲龍光塔云余以戊寅九日偕齊梅麓刺史及邱沈二君登九龍之巔以望太湖初躡大茅峯頂雲光爵䨴䨴色鴉妍四闔空曠無際唯湖波蕩漾開滌心胸蕩搖空碧七十二峯變幻離合半見水面其山之異者或盤踞湖側或迤峯接勢橫截湖心或小如墩數點簇青近浮波際或微如輕鷗没入水中僅見其頂湖之盡處達海而舟之往來於湖者望之皆定而不行余與諸君藉石以坐相與流連者久之起行至

二茅峯曰𧰼開霽水天澄淨向以為雲氣微茫須臾之間大山又現矣更行登三茅峯峯勢愈高矚矚尤遠湖左一帶初如岸影橫亘至是則蒼翠擁前秀色若黛蓋低山之平列者亦次第出焉凡諸峯變幻不常如此而湖中大山之外又有孤巒聳秀亭亭獨峙飄搖若動者疑即古所謂包山與惜乎余不能徑造其下一探林屋之勝也余旣遍歷九龍之頂遂自三茅峯直下經石門取道以歸石門地亦奇險懸壁百仞一縫中劈泉自石縫中滴下夏日長寒余過此稍坐即行出惠山寺前匆遽旋舟月已東上而錫山之塔衆燈齊然照耀水月夜爲改觀余與梅麓刺史邱沈二君從燈月光中舟行十餘里乃入城就宿

游乍浦記

浙地之可觀海者首曰招寶山次則平湖之乍浦也乍浦水不

甚寬以其與海口相接故為扃疆門戶而海所從入之地左則湯山逼立岸側右則東光翁出雲際隱隱有犄角之勢在東光之前一磯突起直臨海面遥與湯山並者苦竹山也其山高僅數仞周圍皆石勢甚怪譎與海波相吞吐每風起浪激則異聲怒態出焉今已平為廟址以祀天后其奇乃不甚著云余於戊寅仲冬訪竹嶼別駕於平湖與黃君公璽王君雲起共游乍浦至則未覩海之大也沿海塘以東登苦竹山之天后宮前乃見海之正面天光下合薄雲罩之疑水疑氣若昏若明東向而窮無有涯際時日已將暮諸君乘興復登海舟之舵樓高踰六丈登見海水近者白色遠者為青碧色最遠則昏濛不辨色矣方欲攝衣自舵樓下而日落海為氣所映赤耀外溢大如車輪余驚嘆不寘歸至城內竹嶼蒸猶未寢相與語觀海之樂及天

地詭物之奇變晝夜乃止余既以乍浦爲倭船收泊之區係浙地之要害而余與諸君斯游亦不偶也遂爲之記

渡海登小落伽山記

乍浦之游既終猶以爲未盡水天之勝遂自陳山渡海觀所謂小落伽者山連亘九峯相擁而前爭俯瞰海濱矣其勢莫遏其怒未已於是距岸里餘忽起一山横截海波屹然獨立與天風迴瀾相爲鼓盪或曰此中普陀也以其旁尙有小磯俗呼爲小普陀故被以斯名焉或曰此即小普陀也以其與定海之落伽相對故志稱爲小落伽焉余謂山之名不必拘山之蹟無足異唯欲窺大洋之浩瀚不測則此爲浙西第一鉅觀若其上樓閣背山三面臨海縱目所至不見端倪乾坤混茫靡有内外水遠即氣久若霧生一綫亘天横如白練故即審視眞者亦不能測

所極焉時日已亭午照見海之東南半面浮金其光上爇不可逼視同游諸子皆坐室內余久立閣下須臾潮已漸落水中石見或有白影騰出於翠混際者僧指謂曰鷗也海以內雖無大風而波聲洶湧常有千軍萬馬之勢余既曠觀至此縱橫數萬里唯海及天茫無一物蕩蕩乎與空虛爲隣浩浩乎與元氣相接不獨塵世之物不足以嬰吾心即此身之得失窮通亦消歸無何有之鄉而忘其所在也噫乎余足跡已半天下周覽名勝之陸吐納雲霞之奇志欲遺世也久矣不幸身爲事牽此願遂蹉跎日將決棄塵俗超然於八極之表其自斯游始乎其自斯游始乎

雲心草堂圖記

謂雲無定形乎紛而爲魚鱗奔而爲車馬參差其不一爽者獨非

雲耶謂雲有定形乎聚則如丘山散則如曳練變化不可窮者獨非雲耶謂雲果無心乎噴於山觸於石冒於林彌於谷纖毫各如其分何爲其無心也謂雲果有心乎因其高而崇之因其下而深之因其平而廣之未嘗自爲其異何爲其有心也然則雲之善在乎有定而無定有心而無心游行天地之間而不束於天地者耶非雲孰能如此故其飄忽莫測隱現不常小之可擅一邱大之可澤萬物舒之則極乎天地卷之則泯其形迹能陽能陰能晦能明附日爲彩激風有聲時而奮乎則與蛟龍並翔不得謂之勤時而倦乎則與野鶴偕飛不得謂之惰天下無往不自得者焉於雲殆觀止矣鐵山先生有會於此以雲心顏其草堂吾觀先生爲政明於法而不拘於法豈所謂有定而無定者耶因物付物而不用其私豈所謂有心而無心者耶然則

雲之澤萬物也先生之惠民以之雲之舒卷自如也先生之出處以之其奮與蛟龍翔也先生得時效忠以之其倦與野鶴飛也先生政餘禮士以之以先生之平生比之於雲無不適合於是雲無心以造化之心爲心先生有心不自用其心以雲之心爲心唯雲殆足以發先生之蘊蓄唯先生殆足以盡雲之靈奇雲與先生不必相謀而自出於一於是草堂得之以成其名巧匠得之以圖其形而開亦得之以奇其文是爲記

江右行記

余既里居一載離羣寡歡思出游以舒其鬱遂於仲秋之末自孔鎮浮舟二日而道樅江次一日至皖次二日至大雷於樅江見張俊卿於皖見陳伯游於大雷見程仲芳俊卿之才秀以特伯游之辭奇以麗仲芳之行慤以直留大雷者旬有九日復買

舟於華陽鎮十五里宿香口又百里至荷葉山又三百里至豫章於舊游見尹若亭明府張子潔孝廉陸子愉茂才張枏村明經劉雪畹上舍於新知見張君雲齋何君僑客子潔靜而恭子愉雋而恪枏村敏而信雪畹惠而才僑客辨而果子潔雪畹愛余詩若亭枏村愛余文子愉雲齋愛余之爲人夫余不得志於世固俗之所非而天之所棄者也而諸君子乃違天以愛余不亦過乎於是相聚累日縱言無忌若亭雲齋與余居尤近蓋無時不見見則必飲飲必歡歡必醉醉則或歌或吟或罵或大聲而呼稱古而論今未嘗覺晝之瞑夜之盡可以舒吾離羣之鬱而益之以樂者其在此矣夫子潔子愉雪畹吾熟之有素者也若亭則昔已深知而今更有進者雲齋則昔未見之而今始見之者記曰好學不厭若亭之謂乎溫柔敦厚雲齋之謂乎語曰

見善如不及杓村之謂乎是行也樂在友朋遂記之歸以示俊卿伯游諸君以誇吾近日所得

史家庄記

史家庄者史翁南波之別業也翁以詩與書畫擅名當時有鄭虔三絕之稱而左筆書尤為獨步其客游四方縱覽名區者二十年從事於宦途者又三十年晚乃卜居浙之西湖以嘯歌自適自同於隱逸余謂翁非隱者也翁倜儻多能遇事果决有為不避利害當福貝子總督雲貴以勳戚節制軍務大僚皆聽命唯謹無敢異同翁以末吏委辦軍需能自行其意有叛者將伏法矣翁廉得其冤立請貝子得釋後銅仁苗變勒相國以制府督師進勦軍事孔殷兵餉絡繹曰須用民夫五百餘人而無一人應役者藩司驚懼不知所由有司罪且不測於是翁以府叅

軍調署遵義縣矣有薦其能者制府檄至軍前委理此事先是貴州每有軍役官給民夫以銀吏胥取其善者與其惡者貴州之銀本低而又潛攙銅鉛民不得其用是以逃匿莫肯應命翁察知其情據實呈請立除其弊一日之間應者四集制府以爲能然翁方於事上不能稍爲貶屈故在黔之軍功不顯後歷任山東浙江皆以不合上官見黜昌黎所謂負奇好氣者翁豈其人耶翁之自山東而來浙也以戊辰萬壽進回文詩冊蒙賞緞物又於五臺進左筆書冊蒙

欽取以縣丞補用成親王書法冠一代亦深許翁之左筆爲浙江鎭海縣丞未久去任人皆惜之余獨酌酒爲翁賀曰翁官雖未顯而在軍營能利濟及物可謂不負所任也才畧雖未盡施而一藝之精至動人主之賞識可謂不負所學也老閱世變險

阻備歷而復得優游閒曠以放浪於詩酒湖山之內不可謂非幸也翁既卜吉於浙之丁家山以安先靈後買宅湖上名之曰史家庄屬余爲記且歷敘其生平余見翁以古稀之年獲退居之樂步履飲食尚如少壯有山水之美有園林之娛有筆墨以適其性有友朋以盡其趣行且垂釣湖中古之所謂江湖散人不過若是然則翁固非隱逸者流而亦何不可爲隱逸歟

重修泰伯墓記 代

昔泰伯以讓國遁跡荊蠻居於梅里葬於平墟爲今無錫縣東三十里地其城內之宅與井舊跡猶存以爲在蘇州之梅里聚者始於皇覽其疑而不決范成大之吳郡志山皇覽之誤劉昭先已辨之兩徐記及史記正義之所述皆無異詞而漢吳郡太守麋豹作泰伯碑記斷爲今之梅里皇山則墓在無錫地者信

有徵矣自漢迄今其墓屢修屢圮歷年旣遠傳規墮壞某承乏茲土將謀所以新之邑中之好義者咸捐貲葺治以助成功夫泰伯至德無俟後人之言獨思當日一身南竄歸之者千有餘家又起城以禦外侮開瀆以資民利端委以治周禮教化風行是即聖人過化存神之功而一時風氣日闢斷髮文身之俗遂變爲冠裳禮樂之地數千年來文物聲名甲於上國皆泰伯貽謀垂法之力夫數典忘祖君子所譏況世沐其澤哉然則茲邑之隆其祀而捐修斯墓非惟崇聖之禮有然葢亦出於報本之思也某幸與諸君子籌畫工役樂斯舉之有成也謹序其畧以記於碑

梁氏書室記

同里梁文仲梅築草廬於池上顏之曰僅可齋屬余爲記余因

請曰何哉先生所謂可者梁丈曰吾少讀書不棄仕進開卷有獲求以明理而已不欲貴也吾少貧乏後治生產求以自給而已不欲富也吾少無定居今搆書室數間求以自適而已不欲麗也吾非有所矯而不爲也力止於是而心不敢過是則吾之素志也余聞而歎曰善夫先生之言也天下多事之患孰非由心浮於力哉如先生者可謂知足矣夫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味廣廈千萬所安不過容膝是故聖人不居大室不處高臺其爲苑囿園池也取足備觀望而未敢有侈僭也其爲宮室臺榭也取足辟燥濕而未敢有加飾也先生能見及是所居雖非宏麗仰可以望山俯可以聽泉課讀之下可以晤言風月適情花竹悅志禽魚登於幾席戾止名流入室則又可以放論人物進退古今羲皇非遠而目前非近也天地非大而一室非狹也然

則先生所謂僅可者殆有無不可者存乎抑又聞之君子廉於物而勤於身室以內所以奉我者可無過求至修己爲學之事則理無盡藏而善無止境若徒曰能如是是亦可矣斯又非先生之意也

養老堂記 代

盡吾力之所能可益人之不逮者仁人之事也而其施必自窮民無告者始蓋古聖王保息惠民旣有養老之政矣而又矜其困乏使遺人掌所蓄以待施惠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猶懼其澤之不周而政有不及也於是申以司徒之教法令民各敦仁俗以厚鄉隣在黨有相救之誼在州有相賙之美凡煢獨無歸皆不至失養所以推本王道茂宏施於無窮也縣之有書院也以勸學也其建育嬰堂也以慈幼也唯養老之事闕如君子

惻焉平湖爲浙西巨邑風俗淳篤凡義塾之興及利濟諸務皆
知倡而行之矣而紳士等復捐立普濟堂以贍衰年之困不自
給者乙亥之秋余承乏茲土嘉其風誼爲牒知大吏以勸其功
今三年矣其堂之工役方竣輪奐翬然匪熿匪濕余又奉檄來
此樂其事之克有成也美斯舉之足以風世也乃感而言曰夫
虞夏商周所貴不同而所尚惟齒老之重於天下也久矣自後
世學務速成仕多倖得後生新進厭親老成其有年力衰憊雖
在士庶有業之家人皆憎而遠之矣況窮黎乎由是養老之義
無聞而恤嫠育嬰之舉所在或有惟四民之窮而無告者莫此
若也諸君生寧異俗乎乃能加意及是以廣
聖朝保息之仁豈惟人情醇美無澆漓之習抑亦古風之所繫
也余既嘉諸君之誼而斯堂之建其始與卒余皆躬與其事而

並願將來者之竭力不懈以隆其施於無窮也因記其畧以從衆請且以勸世之好善而有力者

樅陽節孝祠記

自有宋以後婦人之以節義著者代不可勝數而士大夫之風節或反不及其盛豈天地嚴正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與男子馳逐紛華以功名嗜欲喪其本眞婦人乃以屏居閨門而克全其貞性然僻處幽遐名不見稱者多矣桐城舊有節孝祠而樅陽去縣百餘里地遠徑迂其有節孝者不便以時入祠於是吳伯芬先生倡議建祠於白鶴峯下而張君俊卿乃協同志以與其役請於邑侯以昔之神宇改而新之得成盛事蓋欲以慰貞魂揚芳烈崇風義所裨於教化不淺也余以仲冬來樅張君屬爲之記余觀樅陽之地外江內湖羣山爲之左右峯勢

噴薄與波濤互相盤護山川雄奇之氣鬱而未洩士生其際必有不爲功利嗜欲所蔽而以氣概風節顯於天下而女子節行之嘉猶未足以盡之也諸君子既能表彰潛德必將抗志古人其勿徒以文章自期合闢自高而使志行風節爲婦人所獨擅也

桐城劉開方來

徐鹿柴傳

余以年少走四方不獲久居鄉里往往於天下賢豪得聞其梗概而本鄉耆舊及鄰境之賢或有不能詳其素履而遍悉其姓字者嘗竊憾於內而以語李君夢華於是李君作而歎曰嗟乎士固有詳於遠而忽於近者多矣以吾所見如鹿柴先生何足取焉先生爲廬邑望族少時以文章世其家每出一藝即傾其儕類然樂道人之善見人一長則欣然如已出性豪俠好義嘗濟人之危而恤其乏其所居左右圖書討論不倦每有疑義必究其源委以求所歸不得則正之於人其好學之勤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間也憶余曩時雖未見先生而聞李君斯言已心識

其爲人矣李君博識英辨性沉靜篤實不輕爲可否其言固足取信一時云

李蘇門傳

余訪故人於豫章詢及舊游尹君若亭忽於坐次輟酒變色向余曰蘇門死矣余驚愕不能出聲既又問其臨沒之狀及身後之事爲之悄然以悲潸然以泣蓋余與蘇門相知者七年始余以庚午仲冬來南州蘇門朝夕過從極詩酒宴游之樂後一見於鄱陽又見於豫章信舍及壬申之秋余再過南州問蘇門病固已爲發憤不平今所踰四年蘇門乃竟下世雖死生定數神理幽昧亦有不可解者君生有異才下筆千言不蹈通達世務有志當時之畧性磊落不羈重然諾尚氣節所爲詩跌宕可喜少參戎幕在軍營有聲爲江西鄱陽縣丞而後奉檄捕獲匪

及自岔不可勝紀大府深器其才而不能薦積勞至十餘祇始獲保題將以知縣用矣而君自忽病歸數年遂卒夫之於蘇門何其酷耶君名紹閭湖南沅陵縣人貧而好士見善則稱之如不及一時賢士大夫及文人才傑皆爭與之交位卑氣豪有牢籠一世之概既罷歸後遠隔數千里余無由得其音問閒若亭語悲不自勝嗚呼君則已矣余何能遂釋於懷乃爲紀其生平大畧與交情之始終傷君之逝且惜其遇之窮也若亭云君之卒時尚未有嗣息悲夫

吳子山傳

士之窮困不得志於時者古今常有同慨而其甚者天又使之早天不獲竟其才而成其學尤可悼而惜矣同里吳君子山年少有志者也能詩專法長吉抉幽鑿險精思獨造余嘗戲之曰

長吉以苦吟不壽子得毋蹈其覆轍乎君頷之笑而不應也先是乙丑春余因姚石甫識君於是同時相過從者有光君栗原張君小阮踰年而君客江右又踰年而聞君卒悲夫君卒時年方弱冠使其不死其才與學之所至必不止於是而竟如是命矣夫君僑居城中之依園有亭池花木之勝池畔故有臺余嘗與栗原諸君徘徊其上俯仰吟嘯窮論極歡自余別君後諸君亦皆星散不數載而君遂沒其後阮林繼亡余間一至城不忍經其故地然則友朋聚會之樂少年意氣之盛何足恃哉君之詩石甫必將爲刊之余嘉君之有志而痛其無傳也乃流涕記之如此

師荔扉先生傳

故望江令師荔扉先生既卒之踰月其友人程子雪門貽書告

余曰先生之學行卓絶不可無言以傳予其志之余不敢當程君之請而義不容默且恐天下相震以文章之名而不盡知先生之實也先生生有異才下筆千言立就於書無所不窺年二十一以中雲南鄉試第二名入都鉅公先達咸歎爲國士而惜其不遇後挑補劍川學博卒以軍功獲舉授望江縣知縣當西南用兵之時軍事繁劇州郡承應懼不能給先生以問曹受當事之知委理州事處之裕如且出奇策以濟軍餉一時賴之及蒞望江以整風勵俗爲任察奸靖慝務除民害歲大饑先生以極災報上且請賑大吏屢加飭駁先生以去就爭之卒得所請民賴以安明年先生以運軍需自楚回任凡前所興行未盡者悉竟其功擴其事而要寓以寬仁興學校敦禮節建塔以補形勝士有長譽之如恐不及每歲捐數百金以資書院諸生而時

考其學之進退親爲講論辨析如是者不倦又捜刻望江諸先輩遺文以風後進歷試則各給以資其作養教誨而獎勸誘掖以冀其成者如此是以民感其化士力於學風氣以變而城內三十年未有通籍者且繼以登選也先生慷慨有大節重然諾自幼倜儻多能凡有關民生國是者莫不考求實用尤熟於水利邊防事宜指陳古今悉中利害性果毅任事邑有大獄多所矜全事上不受貶屈制府委員過境以需索故先生面呵之杖方伯所役之不法者方伯由是益重先生凡在望江前後八年一介不苟而節己以恤孤煢生平交遊遍天下未嘗負一人有負先生者先生恬然無憾好賢之心不懈非徒篤於舊誼不以存亡得失易志而已故能提唱風雅獎進人才四方之士趨之如雲既至則得其所遠近稱以聚火者不可勝數求一言以爲

重者來無虛日而以文字就正者自士大夫以至山人墨客所在皆是也此豈嗜學愛才之出於好名哉蓋天性然也惜乎以疾去官未能盡展其用旣卒於官舍士民悲泣故交之未受恩者且爲經紀喪事竭力以濟其困哀嘆之情不啻私戚而先生平日之節槪可想見矣夫卿相有作人之權尙難厭服士心先生一縣尹而意氣感召海內風誼傾動賢豪豈不異哉先生沒而世鮮有其人矣余知先生爲最詳故備述其梗槪以待賢人君子之論次使天下知先生之卓絕可傳者固不徒以文章之名也先生詩集文集久出問世晚成瀛壖百卷爲西南不可無之書有志時務者必將有取爾也先生趙州人諱範字端人自號務屛旣又號爲金華山樵卒之日惟存書籍千卷余與雪門流涕檢錄之

張阮林傳

余友張君阮林之卒也既爲誄以哀之矣今復總敘其家世生平而爲之傳曰君名聰咸字阮林一字小阮號傅巖太傅文端公之五世孫也祖貴西兵備道諱曾敭父巴州州判名元位張氏爲吾邑巨族世有達官才人亦且不乏而文辭能直追古人則自阮林始阮林怯弱如不勝衣其筆力精悍無前振厲風發不可一世所爲詩宗法少陵其深造詣幾欲神合近時之善學杜者未有能或之先也往時姚惜抱先生見阮林所作嘆曰其文其詩皆有雄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先生不輕許可人而賞識阮林如此阮林於經通左氏於小學通音韻於史熟於漢晉遂事著有左傳杜註辨正及經史質疑錄阮芸臺宮保王伯昇閣學胡墨莊給諫皆深器之余識阮林在壬戌之冬而識乘原也

先於阮林後二年而得僮叔六襄又後二年而得石甫當時意氣相許以古人爲期歲過從歡讌無間每當酒酣耳熱阮林則高歌杜詩以泄其悲憤之懷滿座聞之爲之動容自阮林沒而盛會虛吾輩雖有讌游亦慘然不樂矣阮林性倜儻豪宕一時目爲狂士栗原嘗謂余曰昔嗣宗能爲靑白眼今阮林亦是也阮林既卒之三年栗原六襄皆赴官京師石甫官海門僮叔客豫州余時自江右歸里經過舊游之地俯仰徬徨獨增惆悵固憶總角之歡恍然在目十數年中故交零落死別生離之感集於一時而余年已及壯矣阮林詩刊除浮艷或不能悅衆目然思深力厚精氣盤結神光外爛必不終抱塵土之下世固自有識者也使天假之年其所造豈復可量而竟積勞以死然阮林雖死其詩之所就已足以自傳傳亦必得重名但未卜時之遲

速要之歷久論乃定耳阮林中嘉慶庚午科鄉試以考館得八旗教習娶姚氏今伯昂編修之妹也有子二皆聰穎善讀書必能繼其父志者阮林卒時年僅三十有二

吳生甫先生傳

自望溪宗伯海峯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嘗曰有與方劉頡頏而世不盡知者則爲吳生甫先生先生於海峯爲師於望溪爲中表其天資穎絕過目即能成誦所爲文磅礴暢達曲盡其意然秉性迂僻不合於世雖以望溪之盛名碩學先生視之猶以爲不可意也而望溪先生極重先生之文先生通音律好遊覽自爲諸生後即遍歷四方北至關外以汲胸中之奇決意不應制舉强之中乾隆丙辰鄉試然終其身亦未嘗試禮部也當乾隆中葉劉海峯先生始以古

文稱時文觀東皋陶學廬之其體則取之震川其氣則取史漢八家其義則取六經以及宋五子齊之曰四書文而不敢自稱時藝厥後工此藝者海內則陳伯思起吾鄉則姚惜抱先生然其初實自先生發之也先生既無意仕進晚乃屏絕一意沉潛義理其於四子實有心得所以發明經義者已行成書其文自成一家之言學者不及望溪之醇厚而才過之才不如海峯之宏肆而學勝之蓋兼有方劉之長而但未各造其極也其辭雖不免刻意求工而思力之篤邃議論之中肯確乎其可傳而決不能湮滅者也海峯先生於先生文行箸為識跋將欲表章以傳於世惜身未通顯不能遂其志今先生沒五十年矣望溪文集既為天下宗法海峯先生雖未遂文亦盛行於世獨先生知之者鮮余故為論次以見吾桐文章宗派之淵源且不忍先

生苦心孤詣之無傳也先生名直字崑良號井還一號生甫所居在桐之南世為高店吳氏

贊曰吾聞諸長老云先生遊京師時孫文定公盧雅雨先生微服出集市樓相與論經史之疑及論孟之意義適先生飲酒樓下聞之撫案大笑以為誤二公驚愕迎至樓上問之先生具為道其所以失者且條辨疑義以答其問二公欽歎無已各欲延致卒隨盧公至揚州所以資贍者甚厚然先生既無志進取又不事生理故遂坎軻以終而不能自振也夫窮經將以有用也先生之學行如彼而所遭如此惜哉

錢白渠先生傳

先生姓錢氏諱鼎號白渠用間先生之族孫也用間先生卿年以經學見稱於天下先生能世其學少為諸生食廩餼有聲年

求袁印絕意進取銳志通經自少至老未能一日廢書嘗有經疑若干卷文與詩皆得古人義法先生之學以朱儒爲宗而輔以衆說心平而言愼無俗儒嚮同立異之習往者朱文正相國巡撫安徽先生以所著請質文正器賞之先生亦無所干請也性嚴毅耿介見富貴人輙不可意而接後學則和易可親歲丙寅丁卯先生授徒孔鎮閒因得過從聆其言論疑與古之人相晤對也嗟乎吾桐素號爲禮義之區自田閒先生崛起明季一時名流輩出無不以古人之學相砥礪故望溪宗伯龔參司業御所有觀感興發以成海內儒宗其後嗜古之儒綴文之彥後先繼起雖不及國初之盛猶足爲鄉里師法至今而流風浸衰守道之君子相繼徂謝新進以詭與相尚無復古義之存先生與開將論及此而感且懼焉今先生則又沒矣每嘆老成凋喪

後學無所稟承然則里中風俗之美其遂不可復見也乎先生之卒開未得其家狀謹誌其梗概以俟君子之採擇而吾桐人才今昔之盛衰亦因可考見焉

贊曰吾少受經於吳理庵先生而先生固理庵先生之師也理庵先生嘗謂開曰先生家故貧所入或不自給而嘯歌之聲不輟每歲暮歸則集家人子弟告以孝弟禮讓之道一門之內肅穆雍容秩如也嗚古風之遠久矣睹先生之學行而先民之矩矱鄉前輩之遺範猶可以想見云

吳丈伯芬傳

余交吳君長卿有年矣長卿好學工詩性慈詳和溫然君子也長卿之尊人伯芬先生爲海峯先生弟子文與詩皆有師法而詩尤沖淡雋妙逼近前賢風格其所居在樅江之濱樅江固多

賢俊若王悔生朱竹生張嚴園吾見而擬之若先生及陳幾心者問而擬之天天下有不必見其人而可以信其蔽者吾於先生竊有以得其深矣樅江詩派多源於海峯聞其教而興起者後先相接先生以海峯爲之師以悔生諸君爲之友故其所取資者廣而卒以自成其學先生閉戶專業屏絶俗務然公事有益於境內及關於風教者來謁不爲之倡自爲諸生力飭姑皆數十年不事干請及選延平縣訓導而先生已卒矣長卿以先生學行乞文於余故記其大略如此且以見長卿學之有自也先生名中蘭字伯芬所爲詩名曰閒存齋詩草鮑覺生侍郎嘗題其卷云

聚園鄭君傳

君諱祖澤字貽孫號聚園余友夢白明府之從兄也夢白以文

采政治顯於時而愛余文章獨甚且稱余有濟時才而栗園亦工爲詩與余意極相得余兩客星渚栗園必共敘詩酒之歡去歲之秋余訪夢白於星渚而栗園已下世不得復見矣悲哉夢白告余曰吾兒性至孝好義重然諾其事吾世父皆於先生也先意承志資於先生游覽遍天下旣老而歸兒奉侍盡力凡書籍珍器及禽魚花鳥之可以當世父意者無不悉心羅致有不得者竭計營之其居家恤濟孤嫠加厚困窮鄉里誦其義者至於今不置此在古人不爲異也而近世能之者鮮矣吾兒於予至厚願得一言敘之余旣嘉栗園之行重以夢白之請而存歿之情又有不能忘於中者則言烏可已哉君愛吟咏所作不及多見有滄州竹枝詞百首一時傳誦余嘗爲之跋云

方來子行至山中陵絕㵎抵崇巘徑迫狹不可舒步見樵者擔
薪自嶺而下履其徑如平地焉因謂之曰子之行山性之乎習
之乎樵者曰吾習之也非性之也雖然吾生於山游於山食於
山舍此無業焉夫何得不安之若性乎方來子以其言之有契
於心也且謂其徤於步也嗟歎而去既出谷日已近夷途見向
之擔薪者休於道左訝之曰子非所謂徤於步者乎何強於山
而弱於途也樵者笑曰此乃吾之所謂強也吾家於山瀧毎旦
必入山析薪距山十里有市焉吾日鬻薪以易粟歸故吾之勇
於行也非敢急也所以速吾獲也吾之稍休於途也非云倦也
所以寬吾力也吾旦夕往還者數非嘗息不足以勝吾之勞吾
所求者在山故常蓄其力以專用之山而不使疲於途焉故吾
所得之薪較多於他人而身不覺其困是故山無盡材而吾常

有餘力吾竊笑夫世之游山者之惑也疲於行遠於至竭終日之勞以急於觀覽及至其地而力已耗竭不能遍探其勝盡歷其奇彼之所觀者山也而乃至疲精道路是非假其力於無用耶抑亦欲速之念害其先耶且使游山者皆安行而緩至及登陟之時乃始奮其勇往雖不能如吾之履若平地安若性生其得於游者必多也何至疲而往竭而返耶方來予聞之若不懌也曰是非徒譏於步者也非徒言之有契於心也是其於道也殆有合耶天下之如游山者衆矣欲人之不惑不亦難乎夫身有事務人無全力欲速則反緩此得則彼失古之人所以勝於今者無他不爲無益以害有益是之謂善用其力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竭也君子之養餘蓄銳其於精神意氣用其力漸不用其既盛而况於再竭乎然則棋者之言未嘗無裨於術學

用世非但可爲游者警也樵者姓周氏失其名

潛眞子傳

潛眞子居於楚境隱於九曲之山離俗自晦三年不出應答其友鏡虛先生造而慰焉曰蓋聞賢者之處世也不比物以求合不絕物以自異不枉道以希榮不懷道以自逸在易有之由豫大有得是故君子以道濟天下而天下賴以和樂在詩有之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是故君子不以一身爲安而以萬姓爲安在詩有之訏謨定命是故君子出則君享其成言則民獲其福在傳有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故君子立功以崇名崇名以顯親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往而不可再者機也是故君子乘時以行道因機以成事故能美繼往古聲施來茲今子獨逃空寂而樂幽遐不求利人無志用世意者非古之

道乎潛虛子曰非此之謂也夫人之才各有所能性各有所近故雲起於山風起於谷鳥樂於天而魚樂於淵彼此各適其性也安見天之是而淵之非耶安見鳥之優而魚之劣耶安見飛者之巧而躍者之拙耶夫唯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不世之業故伊尹創基於亳太公鷹揚於周唯有所挾以趨事會而後能有所忍以就功名故百里飯牛而秦得以興子胥乞食而吳得以覇故古之欲有所為者莫不深觀世變而自計之審也夫巢由之不事堯舜自度其智不能過夫稷契也四皓之不事漢自度其才不能勝於良平蕭曹也無其德而居其位謂之尸祿無其能而任其事謂之貪功尸祿者無效貪功者無成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無其德也夫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無其能也夫故吾之逃於空寂也非敢以辭樂也自知其身而已吾之樂夫

幽遐也非敢以鳴高也自量其力而已天下之能自衒者鮮矣可以信諸己而不必卜於天者身也可以信於人而不敢决於己者力也匹夫能立功於當世者必其才之不可終抑而天又若有相之者故古之君子不苟於富貴與俗浮沉以取榮名於天下遭逢適會其時而其心必有深嗜篤好非此不可者故後之君子不慮得富貴今吾以迂拙之質負疎野之性處於卑下乃其宜也安於貧賤亦其分也且獨不見夫燕雀之學鴻鵠乎翰飛而前出乎林表爲回風所迫欲上不可欲下不能其爲衆鳥笑也必矣是故知命者不惑量能者鮮辱審時者可動吾自揣久矣不欲妄以動也曰然則吾子將何以自樂也曰吾何爲其不樂也吾旦而起晝而讀夜而思何在非樂之時耶吾耕而食汲而飲非所謂樂其業耶沉潛乎詩書之府優游乎道德之

林非所謂樂其天耶麋鹿之與居猿鶴之與友非所謂樂其羣耶吾雖不能道濟天下而猶可爲政於一家吾雖不能措萬姓之安而猶可蘇羣物之變吾雖不能出而圖君民之責而猶能靜以會陰陽之全吾雖不能因機以乘時而猶可循分以安素南山有木風折其枝斧而薪之可以濟炊中田有蔬採自雨後烹而羞之可以佐酒歲時伏臘則炮羔燔豚集故舊招友生相與痛飲嬉言以爲樂主賓無常少長以禮日之云夕歡猶未已既宴且酣乃輸其誠告彼父老勉而農人努力耕桑以答昇平戒爾悍民協爾小子毋伺於邪以干國紀敦農勸織勉善飭愿以美風俗以化鄉里是亦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以報國也奚必有位云爾哉莊周不云乎君子居上而微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夫居上而敬子幸能勉之奚居下不爲害我其行之若夫

無其德而愿其位無其能而求其事也或有之非吾之所敢知也鏡虛先生改容而起敬曰善夫吾子之志非親承其教不能知也子之離俗自晦非絕物以自異非懷道以自逸乃時而後隱者也唯茲九曲非山之深乃人之靈朝斯夕斯唯吾子之宜請誌斯言以佩德馨

祭姬傳夫子文

嗚呼天下有人力所不爭而又不能遂忘情者死生之常孰是一身可以無憾而四海盡為悲傷如吾夫子之立行植節繩直矩方旣明且慎秉德溫良修之於閨聲聞八荒令名壽考鳳瑞麟祥其所以定不朽之基者躋千古之業而不係乎一日之存亡惟是大雅旣喪典型難忘從遊之士無以發其疑雖好古之儒無以則其汪洋而凡朝野之士大夫與夫搢紳君子莫不改

慨於太山之高江水之長以爲斯人不作云誰之望然其精爽英魄盤礴頡頏不洩爲雲錦之色必鬱爲星精之芒靈之所在與天低昂不見夫卓而爲石噴而爲波怒而爲奇禽駭獸逸而爲孤琴浮磬幽而爲窮谷深林者皆其發見之文章惟積於中者獨厚故形諸容貌措諸實行既以從容乎道義而充於言辭流於文字者沛乎其莫能禦淵乎其無盡藏此固造詣之有素而得於天者亦强當先生之官刑曹值時相之擅政綱却彼推轂浩然返鄉其出處之大節已炳烈乎風霜至其掄才取士則九方臯之相馬而不具識於牝牡驪黃退居講學數十餘載以其身爲人才學術之仰賴者如漢之有伏勝宋之有歐陽嗚呼能如是是亦足矣究用致恨於鶴鳴背年幼於古人之道雖有志也學則未逞而先生一見目之爲異才待之以國士不

寄王粲之受知中郎自侍教以後矜憐期望極知遇之厚方愧
無以報稱而梁木忽壞視天茫茫不獨開親炙無自天下亦失
其瞻仰而徬徨嗚呼先生從此不可見矣而開所抱憾於晨夕
以遠隔自下而不得親問疾於几杖之旁知己之感西州之慟
此自古皆然而况今日之逝者爲吾黨之先達海內之靈光尙
饗

祭方葆巖尙書文

嗚呼天下以一身而繫朝野之重望者其存歿之故不在一人
而關乎宇內之蒼生惟公行爲世範身爲
國楨大川之舟楫喬嶽之精英士民之表率品物之權衡圭璋
表其玉質鏞鏞擲其金聲其智識之精敏如犀之燭而鑑之明
其器量之宏偉如山之鎭而淵之渟生則衆庶沐其德惠死則

中外奉爲儀型方其受
兩朝
聖人特達之知其信任之專
寵命之優褒賜之渥蕃非常之遇不可得之殊榮而公則承之
以寅畏效之以忠貞植之以大節勉之以小心有嚴有翼隱隱
紛紛雖衆未中折不克斡旋其經綸而功施所被則德維聲海
内之衆莫不望之如春風膏雨比之爲慶雲景星其校士直北
則文采之爾邇其佐戎西域則武功之可銘其入直機密則老
成遜其練達其歷任封疆則莫不識其威名三秦之戎政以肅
七閩之海氛以靖勳勞王室則忠著於
廊廟奉養承志則孝全於家庭追先則揚休光於奕禩教子則
彰遐延於箕程

國恩家慶爲世罕覯公亦可以無憾於生平而當時所歎惜者域中失此柱石關外虧其金城背馬周之領中書范希文之參大政一朝奄化漸海痛心公以天挺之資當主眷之隆方將寅亮洪化澤逼編氓而神不佑德中台掩耀夫安得不抱恨於彼蒼之豹其某以迂疎幸公鄉邑日夜竊竊但求無愧於清夜不敢求知於大吏亦並不欲受所阿旦之譽稱而公以來見謬許賢能揚之於節鎮飾之以丹青知遇之感方未報稱而遽尊遽背天柱忽傾嗚呼公之謦欬已不可接而某所以欷歔不能禁者以徒戴公之旋傷公之逝而不得一拜公之靈緘辭掩涕聊申衞誠蓋亦天下之公慟而非僅一人之私情尚饗

公祭方太夫人文

嗚呼自滎陽承祀之內教衰而毋儀女範微而不譁者蓋非獨一日於茲惟太夫人動不違則行必中矩其所謂貞順之德孫衆之功淑愼之儀閨閫皆悉之有素而所以端教於內而成順於外者已足將瓊琚之慶彰翟服之輝其處已也雖以遜其秉衷也仁以慈其自奉也薄其物其及人也隆其施其明足以識大體而無世俗之見其公足以見大義而不爲一人之私方其佐恪敏公主勤內政凡有適於義而裨於人者莫不悉心助舉而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服用之飾則必斷以禮制而不使咈於所宜此雖一起居之節動作之微而非嫻於女訓其孰能與於斯及其撫子孫嚴而有訓則寓嚴於慈而督責未之稍弛雖暫離未忍而入私感

躬出師奉使則勉以忠公遜事而愛慈不形於色銜恤尚書之

事

君也固原忠於孝而太夫人之教子也則以母而兼師故能俾

邀

恩獎四奉

綸音再問安否再蒙賜物光錫榮寵其所以褒異而優禮之者蓋非常之數而當世所稱而太夫人則承以感懼終其身無驕矜之意夫豈天下之所易幾以積仁之祐祉方將有望於期頤孰意太夫人之脫然無係也遽奄化而貴進間靈車之將近異香紛其盈衍其來去之際雖未敢知而善氣之感召固理之有徵而無可疑嗚呼徽容既已渺矣而遺訓所被巾幗尚奉為模範遠近且爭其芳徽尚饗

孟塗古文批

姚姬傳先生手書

承寄文命意遣詞俱善世不可無此議論亦不可無此文盡力如此做去吾鄉古文一脉庶不至斷絶矣豈獨鼐一人之幸也哉

秦小峴

格調風力似於海峯爲近

左仲甫

畢陳天行海涵地負皆氣爲之也人之氣盛則學業事功可大文之氣盛則高下長短皆宜苟無蟠際充實之氣縱有成就不過一邱壑之位置一花木之剪裁而已論孟塗之文規模闊整雖其氣短也數必成大家張平子超踰騰躍絶世俗同人中罕見其匹古近體詩皆黃鐘大呂鏗訇鏜序其淵逸高亮處尤似

太白補於詩古文詞顧學未逮然管窺蠡測或亦不甚河漢云

陶雲汀

氣灝以清筆疏以達其志趨議論亦卓有古賢之風衍峯姬傳
兩先生後此其嗣音矣

曾賓谷

孟塗之名字殆有慕於柳仲塗也今觀所為古文縱橫排宕中
有實際直欲笑過仲塗矣

裴雲樵

讀孟塗先生詩文各集詩則李杜文則賈董其聰明智慧學術
經濟皆居第一流其廼奇才異能少二而兼雙得之英年爲尤
難可謂名士名臣體用俱備者矣爲之敬服
復讀近作蘊籍淵深識見精確議論崇閎直逼秦漢而登作者

之堂孟塗之學固與年俱進也

查楳史

孟塗抱負卓然言皆有物也他日得行其所言必有可以自見者道光元年正月相見於皖省三宿而去讀其古文駢體詩浩瀚奇詭無所不有一代才也

李申耆

數十篇中上自鄒枚下至蘇曾無所不有天才閎肆吾烏乎測其所至哉恐望溪海峯亦當畏此後生也

陸祁生

本朝古文盛在桐城作者紛受業姬傳先生文有師法加以清剛疎樸之氣行繼方劉而起矣

周伯恬

氣往轢古辭來切今淵嶽其體珠玉其心吾烏能測其所至而

犂然嚮能於古作者林

王鏊山

昌黎之論文也曰其旨醇也然後肆焉集中大篇庶幾近之每

於提筆折筆宕筆見手法見力量